



龙云出山

LONG YUN CHU SHAN

I247.5
3448

龙云出山

● 缪晓阳 张晖 著



B

539296

责任编辑：杨 澍
封面设计：孟家福

龙云出山

缪晓阳 张 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重书林街100号)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字数：237,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0304-5 / I · 78 定价：3.40元

目 录

第一章	拳脚老四.....	(1)
第二章	清虎驱狼.....	(13)
第三章	误入歧途.....	(21)
第四章	金沙翻船.....	(32)
第五章	意外重逢.....	(42)
第六章	初结怨恨.....	(53)
第七章	绝处逢生.....	(63)
第八章	异乡巧遇.....	(73)
第九章	风疾云涌.....	(83)
第十章	岁月蹉跎.....	(94)
第十一章	峰回路转	(105)
第十二章	密室夜话	(114)
第十三章	武场风波	(125)

第十四章	唐蔡携手	(136)
第十五章	小试锋芒	(146)
第十六章	双喜临门	(157)
第十七章	驻军蒙自	(168)
第十八章	久别重逢	(179)
第十九章	流浪他乡	(190)
第二十章	江水弯弯	(201)
第二十一章	欲擒故纵	(211)
第二十二章	举一反三	(222)
第二十三章	暗渡陈仓	(234)
第二十四章	恭贺荣升	(246)
第二十五章	阴阳两面	(260)
第二十六章	困守孤城	(275)
第二十七章	异乡故人	(288)
第二十八章	天降仙石	(302)
第二十九章	四镇通电	(317)
第三十章	登上五华	(332)

第一章 拳脚老四

1912年初春，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已是繁花似锦，但在滇东北昭通、永善一带，却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一层又一层雪，使这一带成了银色的世界，路是晶莹光亮的路，树是玻璃似的树，仿佛是龙王爷的水晶宫搬到了这乌蒙山里的苦寒之地。寒冷的天气使路断人稀，只有散落在山坡上那一幢幢白色屋顶上的小烟囱，不时冒出青蓝色的炊烟，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点生气。

此时，永善县巴布梁上燕山村到永善县城的山路上，一匹枣红马踏着皑皑白雪，向县城方向奔驰。一个人紧紧贴在马背上，加上黑色的披毡盖在背上，粗心人根本看不到，还以为马驮着的只是一堆毡子。只有当马上的骑手回头张望时，才能发现他那黑布包头下的脸庞上，已是大汗淋漓了。骑手的目光一接触身后的三匹马时，立即举起鞭子，朝着马屁股狠狠地抽去。已经快速跑动的枣红马，在鞭子的抽击下，更卖命地扬起蹄子，似乎已成为一匹飞马了。

在枣红马后面四百多米，有三匹黑马在紧紧地追赶。由于骑马人手持鸟铳、弓箭，他们不象枣红马的骑手紧紧贴在马背上，而是高高地脚蹬马镫，几乎站立着。那迎面而来的寒风吹开他们的披毡，使三个骑手象是逆风而行的三只帆

船，不管船上的船手如何使劲摇桨，船依然只能慢慢地挪动，于是与枣红马的距离越拉越大了。三骑中领头的人已察觉了这种情况，知道无法追上枣红马，忙勒住了马，迅速把右手中的鸟铳托在左手上，瞄准枣红马。他身边的两人也立即举起了鸟铳。紧接着，三支鸟铳相继发出了震耳的响声，三个火团向枣红马飞去。

枣红马上的骑手依然紧紧地伏在马背上，他早已看到三个追赶者抬枪瞄准的动作，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经验告诉他，鸟铳的射程已对他没有什么威胁了，而对方举枪射击，意味着对手不再追赶了。果然，三个火团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就消失了，三匹黑马在原地蹒跚一会儿，很快被自己的主人掉转头向原路奔回去了。

枣红马上的骑手这时才轻轻嘘了一口气，伸腰直坐在马背上，让枣红马缓缓而行，并用左手撩起衣襟擦擦脸上的汗。在危险消除后的此刻，刚才似乎全部消失掉的一切，包括思维，又回到了骑手的身上，他不停地向四周张望，在张望中搜寻记忆中对这片山梁子的印象。当他骑马登上一个小山坡后，才又想到了刚才被追赶的危急场面，头不由自主地向原路望去，远处山坡上的一个大寨子正冒着浓浓黑烟，这黑烟象是抽在他身上的一条鞭子，使他身子一颤，眉头深锁，满脸怒容，眼中似要喷出火来。他旋转身，脚跟和马肚子上用力一磕，枣红马腾空而起，疾似流星，跃过一个深坑，向前狂奔起来。

黑烟在这银白色的世界里，显得特别触目，十几里外的山坡上都看得一清二楚。浓烟滚处，是巴布梁山黑彝三大

族之一的纳吉家所在地——燕山村。寨子里，除了纳吉家主厅和住房没有起火外，所有房子都着了火，烈火卷着浓烟，阵阵噼噼叭叭的炸裂声，伴着房屋的倒塌声，令人心惊胆战。

寨子前面的小晒场上，百多个人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杂乱无章地站着，多数人只穿了一件黑色的侧面开口的单衣，下身着一条黑色的腰摆和裤脚宽大的灯笼裤。山风吹来，裤脚被鼓得空空的，象是一条裙子挂在腰上。这群衣着褴褛的人，被一大群手执鸟铳、砍刀的人看守着，他们中时或有人摆动一下身子，想让被棕绳捆得铁紧、已开始发麻的手稍为舒适一点，换来的便是一阵拳头，或者被刀背砸在背上。全副武装的人威逼着这群俘虏，听前面土坎上那个披着镶金边毛披毡的人训话。此人四十来岁，圆眼，酒糟鼻，两条粗短的眉毛，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般粗。他脸是黑的，留下被刀砍伤的疤痕。

其实，这个脸带疤痕的黑脸汉子不是朝这群俘虏训话，而是训斥侧身站在土坎上的那十多个年龄不一的男女老少。这群男女老少的衣着十分华丽，一看就知道是俘虏们的主人——黑彝。训话人用自己手中的马鞭挑起一个四十多岁、身材矮瘦的汉子的头，戏谑道：“纳吉瓦梯老弟，没想到今天会成为我手下的俘虏吧？我们嘿家和你们纳吉家打了三代人啦，今天终于分出了胜负。”嘿三爷说到这里，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

平心而论，嘿三爷今天是该放开嗓门大笑一场了，他成了胜利者，为他的祖宗泄了恨。在这巴布凉山上，一共有三家黑彝，其中最大而又势均力敌的是纳吉家和嘿家。两家以金沙江为界，江北一带是嘿家的地盘，江南一带属纳吉家管

辖。两家各有两三百奴隶——锅庄娃子。以前，纳吉家和嘿家世代通婚，和睦相处倒也安静。到纳吉瓦梯父亲纳吉迪府的时候，两家就经常打起冤家来了。第一次冤家，也只是为了一个锅庄娃子引起的。那一次，嘿家的管家下山到金沙江两岸平坦的汉人区去抢奴隶，途中见到一个汉子驮着一匹布往回走，嘿府家人放马过去，靠近汉子时把大麻袋往他头上一罩，捆起麻袋放在马背上驮回了山。谁知这个汉子不是汉人，而是纳吉迪府派出购买东西的娃子。

消息很快传到了纳吉迪府——纳吉瓦梯的父亲耳朵里。纳吉迪府勃然大怒：“他娘的，打狗还看主面呢！抢娃子抢起我的人来了，你不仁就莫怪我不义！”

纳吉寨立即响起了牛角号，住在山坡茅棚里的锅庄娃子纷纷汇集到纳吉府前的晒场上，要跟着纳吉迪府去报仇。纳吉迪府倒不是为一个奴隶的命运担心，在黑彝们的眼里，一个奴隶不过是一条会说话能干活的牛，问题是娃子被人抢去，有损于纳吉家的威严。当天下午，纳吉迪府带着家兵家将和一群奴隶渡过江，杀向了嘿家，把嘿家团团围住，高声叫喊：不把奴隶交出来就要放火烧嘿家寨。嘿老爷一见势头不对，连忙把抢来的娃子放出来，又叫家人抬了两盘银子献到纳吉迪府的马前。纳吉迪府怒不可遏，用马鞭指着嘿老爷骂道：“六亲不认的老畜牲，不是看在祖辈们的份上，今天老子叫你马上去见阎王。以后再行不义，你就莫想活了。”

那嘿老爷受此惊吓凌辱，一口气难平，三天后带着二百多个家丁悄悄地摸过江来，要报仇雪恨。谁知风声不严，纳吉家得知消息，早就整队以待，一下子把嘿家的人打得七零八落。

打了两场冤家后，嘿家和纳吉家一遇大事小事，就要调兵遣将，争个高低。但由于纳吉迪府家有人会拳脚，再说打冤家是为了抢奴隶打起来的，纳吉家的奴隶都愿卖命出力，所以两家相斗，纳吉家多胜少负。到了纳吉瓦梯这一代，他的第四个儿子纳吉老四长大成人，学得一手好拳脚，加上纳家亲戚邹若衡有一身武功，每次打冤家都是纳吉家取胜，以至嘿家再也不敢过江骚扰。嘿家越败，怨气越多，总想找机会进行报复。这几天，嘿三爷打听到纳吉老四和邹若衡带着十几个人到永善县城办事，决定乘机偷袭纳吉寨，来个一洗前仇。如今这一招果然得了手。

此时，嘿三爷见纳吉瓦梯不吭声，又用鞭杆敲敲纳吉瓦梯的脑袋：“怎么不吭气啦？是不服气？不服气就跟我较量较量。告诉你，就算纳吉老四现在回来，又顶什么屁用！他就算有三头六臂，今天我嘿三爷也对付得了他。……”纳吉瓦梯依然一声不吭。他高昂着头，两眼注视着连绵不断的群山，象是在欣赏高原的雪景。嘿三爷被这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他举起鞭子，想向纳吉瓦梯抽去，但鞭子在半空中停住了。“哒哒哒”的马蹄声惊动了他，他看见派出去追赶卢汉那小子的三个人回来了。他从三个人的表情看出，这次追击似乎收获不大。但嘿三爷满不在乎：“管家，跑出去的那小子宰了没有？”

这个管家，就是最先举铳开枪的那个人。他把嘴贴近嘿三爷的耳朵，轻轻地说：“卢汉那小子溜得太快，已无法追上。”

“啊！”嘿三爷刀疤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意识到卢汉逃出去的后果。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撤过江

去。刚才，他甚至想把纳吉瓦梯这几个人杀掉，把纳吉家的奴隶赶过江当自己的奴隶。现在他觉得还是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既要使自己的仇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又使对方对自己不致恨之入骨。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纳吉瓦梯瞅了几眼。

一直昂着头的纳吉瓦梯，此时头昂得更高了。由于嘿三爷离自己站得很近，刚才管家那几句话，他听得清清楚楚。这几句话，犹如一针强心剂，使他鼓起了信心：哼，只要我纳吉老四回来……。想到这，他用眼睛狠狠地瞪了嘿三爷一眼。

这一眼，竟使嘿三爷拿定了处置纳吉瓦梯的主意。他狡黠地说：“瓦梯老弟，我看我们还是世代相安为好，今天我不为难你。不过，这些娃子嘛，我为你带过去管教，免得你伤精费神。可娃子吃的口粮，穿的衣服，还要请你高抬贵手……”他转身面对自己的管家：“把娃子绑着的手解开，脚用铁镣拴住，带他们去纳吉老爷的粮仓里去装粮，每人背一袋粮过江。”嘿三爷又看了看自己带的家丁，放开嗓门：

“你们跟我辛苦了一场，现在可以随取所需，看中的东西就拿，看中的女人……”他转脸看看纳吉瓦梯和他身后的家眷，又转身说：“除了纳吉老爷家的人外，其他的女人都可以随你们的便。过了江嘛，没我的命令，就不能随便乱来，听明白了吗？”

嘿三爷话音刚落，晒场上一下子乱起来了。嘿家的兵丁一窝蜂地冲进房屋、茅棚，冲进俘虏群……。有的抢财物，有的把女人拖着往隐蔽处走。一个塌鼻梁的老头，一只手搂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一只手去扯姑娘的裙子。姑娘又羞又怕，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老头别对她无理。这老头的兽欲使

他发了疯，连拖带拉地把姑娘推进一间茅棚。可怜的姑娘，除了哭声外，只能听任野兽的凌辱了。

土坎上，目睹这一切的纳吉瓦梯五脏俱焚，埋怨自己一时麻痹铸成了大错。而他的妻子则悲痛欲绝，声音嘶哑：

“土匪呀，都是些土匪！”

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时辰，嘿三爷才带着他的家丁，押着一队脚铐铁镣、肩扛粮袋和其它什物的俘虏，缓缓地离开了纳吉寨。寨前平坝的周围，躺着被冰雪冻死和兽行凌辱死去的一具具女人尸体。村内的房屋，多数已变成了瓦砾涂炭。

当纳吉寨烈焰熊熊，备遭蹂躏之际，在永善县城统领府的后院里，魏焕章、纳吉老四和邹若衡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大理石圆桌的周围，一边呷着茶，一边谈拳论武。魏焕章四十来岁，身材粗壮，脸膛赤黑，目光灼人，是永善县府的统领。此时，他起身离座，走到院子中间，将长衫的前后下摆扎在腰带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静静地站着。突然，如闪电突发，腰背发力，甩膀抖腕，接着又臂膊如鞭，放长击远。打完一整套通背拳后，面带笑容问坐在圆桌左边那个披毡子的年轻人：“纳吉师傅，我这套通背打得如何？”

这个被黑脸壮汉称呼为纳吉师傅的年轻人，正是纳吉瓦梯的第四个儿子，名叫纳吉老四。他约莫二十五六岁，脸色黝黑，虽然长得瘦小，但却神采奕奕，英气勃勃。纳吉老四高兴地用略带四川口音的话说道：“要得，象个样子罗！”

受到夸奖，魏统领十分高兴。他手往上一抬，高叫一声：“上水果！”很快，一个侍从捧上一盘永善特产的柑桔。这桔，呈金黄色。在早春季节，居然还有如此上好的柑

桔，大出纳吉老四的意外。魏焕章笑着说：“这桔是特意收藏好的，专等纳吉师傅与邹先生品尝。”坐在纳吉老四对面的那个三十多岁的瘦长汉子正是纳吉家的亲戚邹若衡。他撕开桔皮，咬了一口，叫声“好甜！”然后对纳吉老四说：“你给魏统领嗽嗽少林、武当吧。”

纳吉老四边吃柑桔，边说：“其实这武当派的开山鼻祖张三丰，原是少林寺藏经阁中一个烹茶扫地的小和尚。因他偷学了少林武功，犯了少林寺规，被逐出山门，后来上了武当山，找了一个岩穴，渴饮山泉，饥餐野果，苦苦修习武功，终于自创了辉映后世的武当神功。”

纳吉老四说到这里，离开坐位来到院子中，比了个出拳姿势，口中喊道：“魏统领，你来打我如何？”

魏焕章犹豫不决：“我岂敢与师傅动手？”

纳吉老四面带微笑：“怕啥子，我任凭你打，决不还手。”

魏焕章见纳吉老四有心传他功夫，便壮胆向前，向纳吉老四深鞠一躬，鞠躬的身腰还没有伸直，右手倏地向前就是一掌，这一掌出自对方不备，出手又似长空一道闪电，倏忽而至，连场外观看的邹若衡也忍不住叫了声：“好！”

这喊声刚出口，只见魏焕章的身子向前一个趑趄，他自知一掌扑了空，赶快定神站住脚跟，用眼往左右一扫，却不见纳吉老四，心里着实佩服纳吉老四脚步敏捷，不知何时窜到了自己身后。这一来，魏焕章反而想非击纳吉老四一拳不可。这一想，他行动更灵活了，只见左脚向后一挪，右手随着后转摆动的身子，趁势又发一拳，出手极快。纳吉老四见这拳式，心中一怔：他哪里学来的查拳？原来“谭、查、

花、洪”，向称北拳四大家，指谭欺、查拳、花拳、洪门四派拳术而言，任何练拳之人都略知一二，算得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纳吉老四见魏焕章拳法平常，就使一招“转身抱虎归山”，避开对方这“后又步撩掌”。霎时之间，二人各展拳法，拆了十余招。邹若衡站着旁观，见魏焕章出拳有力，纳吉老四却是身形飘忽，显然轻功颇有根基。

斗到酣处，只见魏焕章飞脚踢出，纳吉老四侧身一闪，突然啪的一声，魏焕章脚步踉跄，终于跌倒在地。魏焕章满脸羞愧，急忙半跪，双手抱拳，说：“请纳吉师傅收我为徒。”

纳吉老四把魏焕章扶起：“魏统领是我们的前辈，我这莽人怎当得起？”

魏焕章拉拉邹若衡衣襟：“邹先生与纳吉师傅是亲戚，我俩又是挚友，你网开一面嘛！”

邹若衡走到纳吉老四面前，轻声说：“老四，你就收魏统领为徒吧！”

纳吉老四回答说：“大哥，你我学艺，全为防守山寨，要是收徒传艺，这事为嘿家所知，又咯要得……”

魏焕章学艺心切，听到纳吉老四提到嘿家，便满脸堆笑：“只要纳吉师傅收我为徒，你纳吉家与嘿家的冤仇嘛，只要我魏某当一天统领，这永善城里的兵卒，随你调用！”

纳吉老四听到这话，满心高兴，当即答应教魏焕章武艺。原来，纳吉老四不仅拳脚好，还很有心计，他认为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纳吉家与嘿家的冤家打来打去，自己难免有吃亏的一天，不如与官府结交，借官府势力压压嘿家。为了这事，他常来永善城里走动，并结识了魏焕章。纳吉老四

知道魏焕章想学武功，与邹若衡设了个小圈套，让魏焕章自己说出要拜师习武并为纳吉家效力的话。眼下，纳吉老四见事已办成，就开门见山：“魏统领，你先前那套通背倒是要得，后来这路拳脚出拳不正，脚步浮虚，虽然袍袖生风，姿态华丽，若是真的与人动手，却半点管不得事。莫怪我直言，不知先前是谁教你，可耽误了统领啦！”正在这时，忽然外面闯进一人，大喊一声：“表哥！”

这喊表哥的，正是骑枣红马的青年卢汉，是纳吉老四的表弟。他甩开嘿家的追兵，跑了两个多小时，赶到了永善县城。现在见到纳吉老四，冤恨、惊吓、劳累集于一身，不禁放声大哭起来。过了好一阵，才断断续续地讲出纳吉寨被洗劫的事。

纳吉老四一听，怒目圆睁，无肉的脸上，那层薄皮挤成几道肉梁。他拎起院内刀架上一把砍刀，一个箭步就跨到街上。邹若衡纵身一跃拦在他前面：“表弟，你一人能打败嘿府的兵丁？”

纳吉老四满脸怒气，一掌将邹若衡推开，大声说：“那你说要咋个办嘛？”

邹若衡死死拉住老四的后襟，老四急得扬起刀就要砍衣脱身，邹若衡又纵到老四前面，用手指指统领府：“有王法在，你别那么急。”

街上，寒风扑面，纳吉老四刚才比武时的满身热汗被这冷风一吹，身子不由得一阵哆嗦，脑子也清醒了许多，觉得邹若衡的话中有理，转身蹿进统领府，怒冲冲地说：“魏统领，这事要请官府为民洗冤了！”

魏焕章早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在凉山一带，彝族头领

之间的争夺而引起的打冤家，象吃饭一样，差不多天天发生，魏焕章已见惯不惊了。只是这次打冤家的双方，一方竟是自己的熟人，而且要为他作主，这无异是给他提出了一道难题。他看看这冰天雪地，犹豫不语。刚才为了学艺，他信口答应为纳吉家打冤家，本是应付之辞，没想到话才出口事就临头。不去，一是大丈夫出言驷马难追，自己堂堂的统领能在一个百姓——他用眼瞅了纳吉老四一眼，心里哼了一声：在一个蛮子面前失言？二是纳吉老四那套拳脚还没学到手。去，自己的官兵为一个蛮子去打冤家，这一无所得的买卖咋做得？他左右权衡着，见邹若衡、纳吉老四盯着自己，只好应付道：“走，我为二位去报仇！”

纳吉老四见魏焕章只一人前往，心里发了急：“统领，这要不得，嘿家有三、四百人，你我才十几个人怎能对付？请统领多带点人。”

魏焕章见纳吉老四发了急，心里倒笃实了。他灵机一动，心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纳吉老四抓在手里，使他变成自己的一条胳膊。

这主意一定，魏焕章既关切又严肃地说：“纳吉师傅，这派兵的事，只有两种情况可派。一是要有上司的命令，眼下上司无令，只是为你一人派了兵，就有杀身之祸。第二种嘛……”

纳吉老四见派兵无望，急得直跺脚。还是大了几岁的邹若衡看出魏焕章另有所谋，便问：“魏统领说的第二种派兵是……”

魏焕章装作机密的样子说：“如今是乱世，乱世中若有兵卒聚众闹事就该弹压。……如果纳吉师傅及你家的家丁是

吃粮当兵之人，就可以以你的部下闹事为由而出兵弹压了，这就是第二种派兵的理由。”

魏焕章这一番话，再明白不过了：你纳吉老四当了兵，就得归我管。纳吉老四少说也是个彝族头人的儿子，怎能俯首贴耳去伺候他人。纳吉老四一听要去当兵，心头又起一团怒火，两道眉竖了起来。魏焕章却不慌不忙：“纳吉师傅好歹也是个头人，让你屈驾当兵，我也于心不忍，还是快想法去救令尊大人，不要再耽误了。”

纳吉老四看魏焕章这神态，知道不当兵是救不了山寨了，心里骂道：“龟儿子！总有与你算帐的时候。”他咬咬牙，对魏焕章说：“统领出了兵，我纳吉老四就投了统领，愿听差使。”

魏焕章眼里一亮，紧紧盯住纳吉老四，想从他的脸上验证这话是真还是假。纳吉老四脸上一片愁云，魏焕章从这片愁云中确信纳吉老四已决心走当兵的路，心中暗喜，但却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纳吉师傅的难也是我魏某的难，我也是实在无法才出此言。你既然答应了，我这就集合队伍。”

一顿饭的功夫，永善城的二百多名兵丁在纳吉老四、卢汉和纳吉家的十几个家丁带领下，在冰雪中出了城，迎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向金沙江边开去。